

羅思美 著

章實齋文學理論研究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羅思美著

章實齋文學理論研究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⑮ 學 術 研 究 叢 書

章實齋文學理論研究 全一冊

著 者：羅 思 美

出 版 者：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一〇〇號

發 行 人：馮 愛 羣

發 行 所：臺 灣 學 生 書 局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二四六六號

電話：三二四一五六・三四一三四六七

定價 精裝新臺
平裝新臺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五 年 八 月 出 版

序

本篇原係筆者在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所作的碩士論文，是一種「急就章」，並沒有出版的意思。而且，筆者寫這篇論文的初意，也不過想從實齋先生的遺著中發掘一些治學的方法，以爲個人進修之助而已。可是，「書成」之後，却意外的得着好些師友的錯愛與鼓勵，認爲拙篇雖屬「小道」，實有補於「世教」，不妨公諸於世，以待讀者之取舍云。

晚近以來，學術風氣丕變，好些「學者」動輒高談新文學、西洋文學，以爲我國舊有的文學與文學理論，不足以媲美西學云云。影響所及，遂使年輕學子，「高山仰止」，趨之若鶩，大有貴遠賤近，「舍己從人」之勢。長此以往，適足爲我中華文化之厄，凡憂心世道的人，不能不痛心疾首！平心而論，文學作品、文學理論，無論中州域外，都各有高深。若謂西洋文學的一切必勝於中土文學，則顯然是一偏之見，不足爲訓。筆者對西洋文學理論未加深究，不敢是丹非素、重此輕彼，祇是鄙意以爲「學者」在未窺西洋文學理論之前，應該對自己固有的文化，先下一番功夫去體認，庶幾不致「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爲有識之士所非笑。

實齋先生生當清代乾隆嘉慶之間，其時「漢學」鼎盛，人人都競趨於考證、搜逸，而先生獨推原道術，以求古人之精義，故每「論學問文章，與一時通人全不相合」。也正因這緣故，他的學術文章，始終不爲

當代學人所重。可是「天道好還」，貴賤有時，先生之學，雖然爲當世所吐棄，而道光之後，經學今文派復興，脫去了「漢學」家的桎梏，專求古人的微言大義，未嘗不是受了先生的影響。因此，從龔自珍、魏默深之後，一直到民初的梁啟超、胡適之，甚至於今人錢賓四（穆）先生，都一致的推崇先生之學。今人郭紹虞先生說：「在清代學者之中，其識解通達者，吾每推章實齋與袁簡齋。他人之學問，儘可以超越袁章，但他們之才識，却不如袁章。因此，他在文學批評上之貢獻，也不如袁章。」郭君將袁章二氏並列，雖有商酌之餘地，但所言章氏之識解，則是切至之言。讀者若能平心靜氣的去研讀章先生的書，相信就會發現他的思想是進步的，是不受時空所限制的。而且，他的學說，曲究旁通，一以貫之，實有諸子之遺意，值得我們一讀。

還有一點，筆者以爲必須特別加以說明的是：向來看重先生學說的人，多半祇注意到他的史學，而忽視了他在文學上的成就。這一點，實在是有失公平。因爲先生雖以史學名家，他的文章與文學理論，却有很多可供我們採擇的地方。昔人謂姜夔的詩文爲其詞名所奪，而筆者則謂先生的文章爲其史學所掩，這實在是先生的不幸。

本篇的目的，除了爲個人開拓一條進學之路外，也希望讀者能遵循先生的遺教，知道爲文之術。而且若有從事於文學批評的人，希望他們「論世知人」，給先生在文學史上一個適當的地位。

本文原稿寫成之後，有好些訛謬都承胡師自逢、王師更生謾正，特此誌謝。至於篇次失當、體例不一的地方，雖欲加以更正，但由於排版上的種種困難，只好「將錯就錯」了。總之，本篇所要講述的，原是實齋先生在文學上的見解，而非筆者個人的淺識。讀者若能因拙篇的緣故而有取於先生的理論，則筆者寫

此篇的目的就算達到了。

主後一九七六年 羅思美謹識於台北

章實齋文學理論研究

序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章氏生平事略……………

第二節 章氏與乾嘉學風……………

第二章 章氏文學論之基本思想

第一節 溯源流……………

甲、六經皆史……………

乙、六藝一貫……………

丙、六藝爲學術文章淵源……………

丁、學術以史爲歸……………

第二節 辨異同……………

甲、學問與功力……………

乙、撰述與記注……………

丙、著作與比類.....二三

丁、獨斷與攷索.....二五

戊、時文與古文.....二七

第三節 解弊端.....三〇

甲、宋學之弊.....三〇

乙、漢學之弊.....三二

丙、辭章之弊.....三五

丁、好古之弊.....三八

戊、好名之弊.....四一

己、驚博之弊.....四五

庚、矜私之弊.....四七

辛、門戶之弊.....五〇

壬、評點之弊.....五三

癸、文集之弊.....五七

第三章 章氏文學功能論

第一節 明道.....六三

第二節 經世.....六七

第三節	匡時	六九
-----	----	----

第四章 章氏成學因素論

第一節	心得	七三
-----	----	----

第二節	三長	七六
-----	----	----

第三節	心術	七八
-----	----	----

第五章 章氏文學修養論

第一節	宗經	八一
-----	----	----

第二節	治史	八六
-----	----	----

第三節	專精	八八
-----	----	----

第四節	性情	九一
-----	----	----

第五節	流別	九三
-----	----	----

第六節	養氣	九六
-----	----	----

第七節	模擬	九八
-----	----	----

第六章 章氏文學創作論

第一節	法度	一〇一
-----	----	-----

第二節	通變	一〇四
-----	----	-----

第三節	文質	一〇八
-----	----	-----

第四節 修辭……………一一一

第五節 敬恕……………一一四

第六節 氣情……………一一六

第七節 清真……………一一九

第七章 章氏文學批評論

第一節 端求宗旨……………一二三

第二節 論世知人……………一二六

第三節 以意逆志……………一二八

第八章 章氏文學體裁論

第一節 論說體……………一三四

第二節 敘事體……………一三五

第三節 辭命體……………一三七

第四節 誌狀體……………一三八

附 註……………一三九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章氏生平事略

章先生名學誠，字實齋，浙江會稽人。生於清乾隆三年，歿於嘉慶六年（公元一七三八年至一八〇一年），享年六十有四。先生資質樵魯，賦稟瘠弱。少入塾，從同縣王浩學，日誦百餘言，猶亟亟不赴程。故行年十四，四子書尚未卒業。廿一二歲，駸駸向長。縱覽群書，尤好史部。（註一）久之，洞明著作之本末，學術之精微。先生少承乃祖庭訓，私淑於邵氏念魯（廷采），嘗謂「景仰邵氏媿未能及者也。蓋馬班之史，韓歐之文，程朱之理，陸王之學，萃合以成一子之書，自有宋歐曾以還，未有若是之立言者也。吾由定所趨向。其討論修飾，得之於朱先生，則後起之功也，而根底則出邵氏，亦庭訓也。」（家書三）乾隆三十年，先生廿八歲，因沈業富之荐，學文章於朱竹君氏。其後，遂得見當世名流及一時文人之所習業。乾隆三十六年，朱氏爲安徽學政，先生因交餘姚邵二雲，與之推究古近史家之學，深相契合。是後益肆力於文史之業。其辨章學術，攷鏡源流，於史學精義、校讎心法，獨多創解，嘗謂「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乃作文史通義內外篇，發明史義，成一家言，以故論者推先生爲良史才。先生嘗客馮兵備廷丞所，與休寧戴震、江都汪中同爲兵備所敬禮，而所學異

趣。戴汪等輩，以補苴襲績見長，攷訂名物爲務，小學音畫爲名，而先生所業，貴識大體。趣舍不同，故論學之見，多爲一時通人所弗許，而先生未嘗有憾，其自立有如此者。乾隆四十三年，先生四十一歲，成進士，官國子監典籍。其後迭主定武、肥鄉、清漳、永平、敬勝、保定、蓮池、歸德、文正諸書院講席，與諸生討論講貫，其學益富。嘗就南北方志之聘，爲和州、永清、亳州等地纂修志書。畢尚書沅總督湖廣時，延先生撰湖北通志，並助修續通鑑、史籍攷。先生爲文，探原官禮，而有得於向歆父子之傳。所撰通義，都數十萬言，於古今學術，輒能條別而得其宗旨。其中倡言立論，多前人所未發。所修志書，或傳或佚，然皆自具識解，辭義可觀。嘉慶六年，先生臥病臨危，曾以手稿付蕭山王宗炎氏，乞爲校定。道光壬辰，先生次子華紱勘定文史通義內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讎通義三卷，刻於大梁。先生學術之精華，蓋萃於此二書云。

第二節 章氏與乾嘉學風

夫道有夷隆，學有粗密，獻可替否，亦各有時，自古迄今，其揆無二也。明清之交，中原板蕩，學派紛紜。沈國模、史孝咸之徒，遠溯陽明心性之學，專以覺悟爲宗，殆同禪家。此雖爲有識之士所不取，然傳其學者，屢世不衰，是亦王學末流之弊，未盡泯滅也。其時有浙東人黃宗羲者，學宗戢山，雖亦陽明數傳之後，然其爲學，另闢蹊徑，以篤實淹博爲旨。故對楊薄之徒，每多排軋攘斥，不少寬假。其他講學鉅儒，如直隸之孫奇逢，關中之李二曲，雖學近陸王，實多折衷。若斯三子，學有本源，不愧古人，實乃王

學之後勁，非同野狐禪之流也。至若顧氏亭林、王氏夫之倫，本以治經爲主，不尙空談。（註二）即其所得，頗近程朱，與浙東之學有殊。其專櫟程朱，堅守壁壘者，則前有張楊園、陸桴亭，後有陸稼書、白懋竑。此四子者，雖學有高下，趣旨稍異，要以程朱爲歸，卓然自立者也。（註三）由是觀之，清初之宋學，流派雖岐，總其歸塗，大抵有三。其堅守陽明心學，儒表佛裡者，自爲一派。其鄙薄陸王，遠宗程朱者，另成一派。其學宗陸王，有所修正者，又爲一派。此其大較也。

夫清初宋學，雖承明季餘緒，方興未艾，而一二篤學之士，詳究古今治亂之源，知宋學空虛，不足以經世，乃遠溯往代，以復漢唐之舊。其最著名者，厥爲清代之開國儒宗顧氏炎武也。顧氏治學，以宗經爲主，嘗謂經學卽理學，別無經學理學之殊。閻若璩、胡朏明之徒，從而效之，其流遂廣。及閻氏之古文尙書疏證、胡氏之易圖明辨出，天下學者始知宗尙實學，厭棄空談，於是攷證之學日盛，而宋學日微。乾隆之初，惠棟戴震二氏相繼崛起，高舉漢學之幟，學者翕然影附，攷證之學，遂爲當世之顯學云。皮錫瑞曰：「國朝經學凡三變。國初，漢學方萌芽，皆以宋學爲根底，不分門戶，各取所長，是爲漢宋兼採之學。乾隆以後，許鄭之學大明，治宋學者已眇。說經者皆主實證，不空談義理，是爲專門之漢學。嘉道以後，又由許鄭之學導源而上，易宗虞氏以求孟義，書宗伏生、歐陽、夏侯，詩宗魯齊韓三家，春秋宗公穀二傳。」（經學歷史）蓋清代之學，實以「漢學」爲主流也。（註四）漢學之旨，本在復古，即梁任公所謂以復古爲解放也——「第一步復宋之古，對於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於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於許鄭而得解放。第四步復先秦之古，對於一切傳注而得解放。」（清代學術概論）綜清代學術之流變，實不出梁氏所言之四期也。

夫學術之塗轍，多矣廣矣。清初，顧張閻胡諸人（註五），既以經學倡導天下，而梨洲師徒，又以經史之術鳴於浙東。其餘師儒，若王寅旭、梅定九，則究心西學，精研天算；顏元、李璐，則鄙薄詩書，不事翰墨。蓋各因其習性所近而競於先鳴者也。若諸儒者，其道雖異，其爲補偏救弊則一。夫清初諸儒，實事求是，能見古人之大體，其意未嘗不美，無如承學之士，喜新厭舊，往而不返。其始也，蓋以宋學爲空疏，當救之以實學；其終也，則拾粗遺精，以漢學爲至詣。輕重倒置，翻其反矣。原夫攷訂名物、推求器數，乃學者求學之功力，而非成家之學問也。通人戴東原，學究天人，當世推爲宗師。及作原善、孟子字義疏證二書，世儒鄙之，以謂可以無作。是則風氣之始，雖有其利，而風氣之成，輒多見其弊。章氏生當乾嘉之世，攷證學風，披靡天下。凡欲名世者，莫不以此爲競競，而先生獨排衆議，以謂攷證者乃求道之資而已，實無當於學問。蓋學問必本乎識解，須能決斷去取，自立宗旨，乃爲至上。本師鍾應梅先生有言：「章實齋之學，於乾嘉之際，卓然有以自樹，其立論之可稱者有三：一論道能見其本，……二論史學宜重官守典籍，……三論學直求之於周公孔子……。」章氏之學所以見重於今世者，以此故也。夫先生治學，不徇風會，能於舉世不爲之時而獨爲之，非深明是非得失，有以獨斷乎一心，曷克臻此。先生之學，雖不爲時人所重，而道光以後，龔魏之徒，崇尚西漢今文，專求古人之微言大義，實有接於章氏之傳。是則先生之學，雖蔽於一時，而不蔽於永久，其有可寶者在焉。余讀先生之書有年矣，間嘗深攷其故，知先生之所以不朽者，有二端焉。

一曰不徇風氣：乾嘉之際，學者承顧閻之緒，競趨漢學。其搜討愈勤，則波瀾愈闊，攷索之風，遂彌漫六合。雖桐城諸老，起而爭衡，然衆寡不敵，無以轉移一世之習尚。當此之時，從學之士，莫不宗仰伯

厚，攷逸搜遺，務爲繁博，以謂非此不足以言學問。先生頗持異議，其丙辰割記云：「近日才人風氣，好逞繁博而不甚求文理之安，故於辨難之文，摭故拾典，如經生之對策，意在炫所有，而諦審義意，與其所辨之旨，往往不甚切，或至反相背馳，覽之殆不覺失笑也。」貪多務得，不求義理所安，勢必博而寡要，無當於實用，此乃趨風會之通弊也。先生曰：「歷觀古今學術，循環衰盛，互爲其端，以一時風尚言之，有所近者必有所偏，亦其勢也。學者祈嚮，囿於時之所趨，莫不殫精竭智，攻索不遺餘力，自以爲所得遠過前人，聖人復生，不可易矣；及其風衰習變，後人又以時之所尚追議前人，未嘗不如前人之視古昔。」（註六）學術風氣，循環相因，周而復始，原不足持。「當其盛也，蓋世豪傑，竭才而不能測其有餘，及其衰也，中下之資，抵掌而可以議其不足。」（註七）如程朱大儒，於宋朝則人尊之過孔孟，於乾嘉時，則人皆不屑一顧。褒貶隨時，是非霄壤，風氣使然也。先生知風氣之不足持，故特立獨行，闡然自修，世人譽之不爲喜，毀之不爲憂，此卽孟子所謂深造自得者也。

二曰不執一端：常人之情，多隨俗浮沈，不求心得。世尚文章，則競逐藻繪；時崇義理，則鄙薄文辭。所謂合攷據、義理、詞章而一之，徒爲文人之口號，以文其淺陋而已，求之其實，蓋空空如也。桐城初祖，每喜以此標榜，以合時好。實則於攷據一門，所得甚淺。（註八）乾嘉之間，風氣既有所弊，學者所得，類多偏而不全，先生嘗慨乎言之曰：「近日學者，多以攷訂爲功。攷訂誠學問之要務，然於義理，不甚求精，文辭置而不講。天質有優有劣，所成不能無偏可也。紛趨風氣，相與貶義理而薄文辭，是知徇一時之名，而不知三者皆分於道。環生迭運，衰盛相傾，未見卓然能自立也。」（註九）蓋攷求名物制數，誠爲學者之所有事，然則以此數爲學問之極詣，則惑矣。先生目擊當世儒者胸無倫次，於一切撰述，不求宗旨，

而務爲無理之繁富，偏於一隅，故設喻云：「以學問爲銅，文章爲釜，而要知炊黍毛羹之用，所謂道也。風尚所趨，但知聚銅，不解鑄釜。其下焉者，則沙礫糞土，亦曰聚之而已。」（註十）先生之所以有是言者，蓋其時「學者風氣，徵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及其弊也瑣」（註十一），先生因之屢勸人爲古文辭，以究大道。又其時學者，既競尚攷訂，不唯韓歐文辭，不加留意，即程朱義理，亦一呖置之，其流弊有至於此者。先生嘗評之曰：「宋學流弊，誠如前人所譏，今日之患，又坐宋學太不講也。」學術之衰，有由講學太多所致，亦有由講學太少所致。先生論學，多能持平，此其不可及也乎！

第二章 章氏文學論之基本思想

第一節 溯源流

甲、六經皆史

夫六經皆史之說，何自昉乎？論者不一。或謂此說乃李贄所創，顧李氏焚書有云：「經史一物也。史而不經，則爲穢史矣，何以垂戒鑑乎？經而不史，則爲說白話矣，何以彰事實乎？故春秋一經，春秋一時之史也。詩經書經，二帝三王以來之史也。而易經則又示人以經之所自出、史之所從來，爲道屢遷，變易匪常，不以一定執也，故謂六經皆史也。」李氏生當明季，僞學泛濫，李氏辭而闢之，乃有爲之言，其意與章氏有殊。論者又謂先生此說，本之李氏，實乃似是而非之論。蓋李氏爲人狂僻，久爲士君子所詬病（註一），其書亦不傳於當世。章先生嘗曰：「素行爲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註二）李氏同時之人，皆羞言其說，而謂識如章氏者，竟須剽襲其說，以自取重，必無是理也。夫學術文章，所以補偏救弊，不重在其言，而重在其所以爲言。是以「言當各以其時。卽同一言也，而先後有異，則是非得失，霄壤相懸」矣。讀古人之書，貴能心知其意，不必拘於形貌。明乎此，則不厚誣章氏矣。近人葉長